

风吹草低

□许仲

路过你的故乡
见过你曾说的黄土
跟你模样相像
也暗含一份苦经历

在村头或村尾徘徊的
秋色,尾随我
像你曾一直陪我说话的表情

若能回到当年
再见到你高兴时的笑容

忧愁时的哀怨,多好

想起你从工地坠落客死他乡
就不忍再多看一眼你的故乡
怕你的故乡问我你的下落

如今你的工友都老了
都陆续回了老家
只有你还在他乡
见不着你风吹草低的故乡

紫琅诗会

秋意

□萧萧

树叶上的湖水,开始泛红
而我
离开一场盛宴
正往静阒的山谷中
交付愧疚

年复一年的清算

让浆果,都不好意思裂开
只能饱胀着
尽量不说出隐秘的阴影

就像此时
我对越来越美的世界
怀有小小的逃避与迷失

母亲的沙家浜(节选)

□巫正利

二十多年的时间倏忽过去,我已人到中年,母亲似乎依然是从前那个母亲,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没有变,说话做事的风格没有变。十年前的她,早已过了闯荡的年龄,偏偏还想做大生意,我们给她弄了个牛奶亭,售卖牛奶和一些其他预包装食品,她最初正眼看不上,但也不得不“混”日子,有个事儿做,打发时光;她一直有重组家庭的愿望,我们支持,可到了这个年龄人家更想找个保姆式的女人,左右不合适,她也就心灰意懒了;跟我们住在一起总是磕磕绊绊,买间屋装修好给她住,随时打个电话,每周过去吃顿饭,聊聊天,嘿,真是远香近臭。她和她的女儿女婿、儿子媳妇、孙女外孙女,在这个发散开来、看似简单又不尽复杂的关系网上,她越发意识到,她是站在起始的端点位置上的那个举足轻重的人。偶尔还能听到她用比较轻的嗓音唱《沙家浜》,给她的外孙女听。随着她的小孙女也渐渐长大成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,近些年她的性情变得不再那么固执刚烈,脾气越来越柔和。母亲越来越退守到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位置上。

那天是“三八妇女节”第二天,我跟随一帮同事走进了沙家浜。春寒犹在,无缘相遇

江南“芦花放,稻谷香,岸柳成行”的水乡田园风光,只有纵横交错的河港、漫漫湖水和枯黄至渐渐发白的芦苇。放眼望,在浓碧悠悠的湖水映衬之下,一片枯黄磅礴浩荡。这里的芦苇,似乎结盟历冬不倒,以在风中摇曳而挺立的姿态,让严寒也为之屈服。驻足凝神,这名副其实的芦苇的王国,无论在什么季节,都是一幅莽莽苍苍的景象,一幅潜藏百万雄兵的景象,胆气与豪壮油然而生。低首细看,芦苇,在水里、在岸边、在湖中小岛上、在林荫小道旁。又是一番别样景致:沉静自适,灵动安详。

回家后有些愧疚。我的母亲这趟错过,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去沙家浜了,去看看阿庆嫂生活过的地方,去看看那些经历过风风雨雨的芦苇。但我又宽慰自己,母亲已入老年,她需要平静安稳,她更需要和乐顺意。大半生的闯荡,既然化蝶不成,何不退回到一个传统中国母亲的位置上,就像擦去一道时代的伤痕那样,让她与阿庆嫂分道扬镳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一直没跟她说起,我已经去过沙家浜,那个在她意识里熟悉了一辈子的地方。

母亲的沙家浜,留在她的唱词里,留在她浮世一生的虚拟时空中。

心窗片羽

吞噬(小说节选)

□王海波

汽车出站约二里路,陆科长叫司机停,说有急事不走了。司机问:“要不要等会儿你?”

“不用了,你走吧。”陆科长下了车。他一想,先到国儿那里坐会儿,国儿是他朋友,开瓷砖店,他介绍了不少生意。国儿不在,国儿老婆说送瓷砖到工地去了就回来。陆科长把行李扔到国儿的椅子上,到店门口转转。隔壁买猪肉的毛头也是熟人,聊了会儿,毛头只顾做生意,没在意陆科长拿走了那把小尖刀。这时国儿回来喊他到店里,国儿不知道陆科长这么早干吗的。他说出差,头疼不想走。国儿说反正厂里以为你出差,今天在这里斗地主。

“有没有人?”陆科长问。
国儿说:“你想来一喊就到。”
“好的,打到晚上十点。”陆科长定了下来。

天越黑陆科长越是心神不宁,打到晚上八点的时候,国儿说:“陆科长怎么回事?老是出错牌,赌的是钱不是纸,把我们也弄输了。”

“算了吧,不打了,我人不舒服。”陆科长征求其他人的意见。都是街上的,散就散吧。那些人走后,陆科长借了国儿的自行车,说去医院看一下,东西先放这里。国儿问要不要陪他,他说不要。

祁小兰在南闸边满口香饭店吃晚饭的,满口香有两个人的小包厢,陈厂长自己带的酒,祁小兰喝了一口脸就红了,她还想喝,陈

厂长止住,说现在正好,白里透红,好看极了。祁小兰开心地笑,她似乎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,一旦拥有她就觉得特别幸福特别美好。有一瞬间,祁小兰想这一切是她男人给的该多好?可是不可能了,他们住在一个家里就像邻居,日子过得索然无味。尽管如此,日子还得一天一天前过,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了这样的生活,是他无视她的存在还是她心里渐渐没有了他?她很委屈,不停地问自己,神色凝重起来。陈厂长挽住她,她一下子扑进他怀里,眼泪滚了下来。“回去吧。”陈厂长微拍祁小兰的背,像哄小孩似的。

夜静,黑漆漆一片。周围除了寂静还是寂静。陆科长蹲在墙根下脚有点发麻了,他看不见家里的灯火,黑夜里没有灯火的家显得阴森。听到门响,他直立身子,从围墙上端的花格里看到祁小兰和一个男人一前一后进来了,他看不清那男人是谁。他的心嘭嘭猛跳,血往上直涌。他按捺住自己,转过身贴在围墙上。灯灭了一会儿,陆科长从预先码好的砖头上翻身进屋,他踢开家门,冲到床边,吆喝一声,说时迟那时快,一尖刀下去把那男人的半个耳朵割落于地,只听那男人“哇”的一声大叫,拔腿就往外冲。这就是轰动当地的“割耳事件”。

当夜祁小兰投井身亡。厂里帮祁小兰收尸的。那天苏生也去了,他望着祁小兰,俯身轻言:“不是我害你的。”

小说节选



山高人为峰

陈顺源

春

□舒妍

立春一过,周围的一切就都渐渐活泛起来了。

虽然还余着一点隐约的寒意,但田野间占领了一整个冬季的灰黄色都逐层逐层缓缓褪去,绿色开始轻柔,但不容置疑般地覆盖住大地,一切都被席卷了。

脚下的所有泥土都开始变得松软而芬芳,蛰伏了一季的生命铺天盖地地在这块土地上醒来了——像整个世界都蕴含着一种蓬勃的躁动,热切而充满希望。

桃树已感受到这温软的季节盛情相邀,它开始吐蕊,树枝上圆圆一苞一苞绿,要细看才能瞧得真切。那绿很淡,仿佛混合了一些轻软的风或是甘醇的雨,鲜嫩而柔软,又充满生气,像随时都会舒展开来,而此刻,正是对这世界迫切而娇羞的试探。

至于冬日播种下的淡绿色油菜,在熬过一季的冰天雪地之后,渐渐转换成一种顽强的、独特的墨绿——像是同色水粉泼倒在画纸上尚未捋去,随时会浸淫下去的,一种流动的、令人不忍破坏的高纯度的绿。

晴天逐渐开始显得明媚。日光不再像冬季一般风一吹就显得飘忽,它轻快地穿过蓬松的棉花般的白云倾洒下来,整个世界都仿佛被怡人的淡黄色温暖地包裹。

也会落雨,但不再有冬日的阴冷。甘霖落在草木上,有清脆的声音。成群地躲在屋檐下的鸟儿兴奋地扯着嗓子,和着这雨声,鲜活得如同跳动的音符。你能借此想象到雨水滴在嫩绿的枝叶上旋转跳跃,然后润进泥土,化为这生机勃勃的大地的一部分。

如梦

□葛坤宏

不真实的东西,常常以之为梦。逝去的东

西,也常常以之为梦。这说明,两者是有相似性、甚至一致性的。这还说明,梦,是活着的一种状态。或许,也是生活的一种状态。和真实与否,永恒与否,没有关系。

这种情形,有些类似于童年和故乡的关系。这两者也有丰富的相似性、甚至一致性。她们其实都是远方,是梦所在的地方。

长久以来,我活在虚无里。行走于存在与不存在的边缘。除了最简单的吃穿,其实我不需要更多的东西,我对物质没有依赖。很多人将这类依赖和拥有,以之为实在。为此攫取、为此追求。我鄙视一切打着发展的幌子,而变迁心性的努力。

我从不憧憬远方。因为我的心总是在荒原上行走,时刻在流浪。我无法记住我走过的每一个地方。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真实地存在。有时候,我宁愿相信,是四十年前海安的某条小河,记录了我曾经的心灵和模样。这条河,比我还要懂我。

我不会相信历史的。真正的历史,早已泥沙俱沉,是人类无法抵达的梦想。如今我们看到的,是人类对自己说的谎话。一枝芦苇在风里的摇摆,都比它来得可靠。

或者是在静谧慵懒的夜里,天上不经意地下一场鹅毛。同冬雪不一样,它并不会在狂风肆虐下打着圈儿如同漫天面粉似的卷向一切,春雪它只在一点夜风中绰约地飞舞,像轻软的棉被那般温柔地拥住大地。待到晨起,世界便覆盖在一片银白中。你也不必担心它会给生活带来不便,春日的气温高到在半日之内就足以让绿色重新主宰大地。就好像只是为了让我们回味一下冬季。又或者,这场岁末年头的雪,是探春而来。

然后再过久一点,“雨水”来到,古人讲:一候獭祭鱼,二候鸿雁来,三候草木萌动。水獭会趁着这时节开始捕鱼,过冬的雁儿会从南方飞回来,草木会愈加欣欣向荣。春季由此愈加鲜活起来,完完全全脱去冬日的影子了。

然后“惊蛰”“春风”“清明”“谷雨”渐次而来,绿意逐渐更浓,周围亦开始姹紫嫣红,空气中溢出各种花草的香甜来,春意因此借由鼻尖传入四肢百骸,使得人通体舒畅起来了。若在晴朗的中午躺在暖阳中睡一觉,大概是连梦乡都会被芬芳的。

当然春季的好,是充盈在我们的视线、呼吸、听觉乃至发丝间。美而满怀意境与情怀,并不是文字足以能够全然表达的。

但文字有时却比别的方式更容易捕捉到这季节的娇俏。比方我极爱的《钱塘湖春行》,白居易就在诗里这样写: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;乱花渐欲迷人眼,浅草才能没马蹄。”简直犹如绘出想象中的迷人春景了。

这温暖季节是脚下星球的恩赐,好到如斯地步,已足以抵消生活中无谓的烦恼。

玉兰一瓣

灯下漫笔

你可以以之为梦。正如我们走在时间的长廊里,从童年走到中年,到老年,到死亡。不断改变自己的心性、光影,和容颜。很多变迁,改变了我们对于既往的记忆,或者是发展,重塑了这种记忆。美化了美好的,修复了丑陋的。我们吃饭、喝水;我们思考、行走;甚至我们的成长,以及老却。我们在朝霞里醒来,在星空里睡去。童年,故乡,和梦,其实一样。只是时间和空间的一种凝结。与真不真实,永不永恒,没有关系。

我常常想搂着一条狗,坐在阳光下。这既给我温暖,又给我情感。我确信我的生命里流淌着一条河,并不汹涌,也不澎湃。就如同身体里的血脉,静静流动。甚至没有声响,不为所察。其实你真的无法洞见一条河。就像一个梦她是否真实地存在,是否真实地流着。论证这个没有意义。她只是家乡的隐语,每一个背离故乡的人都会重复这个声音。

要怎样的船,才能渡岸呢?

沧海,桑田,每天都在巨变的城市。即便如海安这个小小的地方,都有如狗、如桑、如水的记忆。也是一个如梦的世界。

为什么我们要去到远方? 为什么又总会回到故乡? 这是一个永恒的谜。